



東京大学総合図書館所蔵



80

60

1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C40-4514

丁翁之座請大歲及有
家書置武別住營山
我微笑塔院直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應庵和尚語錄卷第

湖州顯忠資福禪寺嗣法門人守詮等編
明州天童景德禪寺語錄

入寺上堂云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正令旣行十方坐
斷若也向上論去語默不及處捧喝未施前總是依
草附木漢事不獲已且作死馬醫所以道隨處作主
遇緣卽宗法幢隨處建立展臨濟三玄戈甲會曹洞
五位君臣敲唱雙行殺活自在拈一莖艸穿天下衲
僧鼻孔布縵天網要打衝浪錦鱗是則是便與麼去
達磨一宗掃土而盡驕拈拄杖劃一劃云劍爲不平

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以挂杖卓一卓

謝詞
不錄

復舉僧問當山第一代啓禪師云學人卓卓上來請
師的的啓云我這裏一屙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僧
云和尚恁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始得啓喚僧近前
僧乃近前啓云老僧恁麼道過在什麼處其僧擬議
啓便打師云啓禪師故是本分鉗鎌塞新天童口未
得枉這僧雖深入闡奧要且未具透關眼下座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毗盧圓相州云自小出家
不曾眼華師云趙州見處偏枯若有人問天童如何
是毗盧圓相祇對他道大底大小底小且道與趙州

還有優劣也無具擇法眼試檢點看

上堂舉答曰崔郎中問趙州和尚云大善知識還入
地獄也無州云老僧未上便入崔云既是大善知識
爲甚卻入地獄州云老僧若不入爭救得郎中師云
善知識者是大因緣臨坐手時著著有出身之路何
故如此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上堂云禪禪更不相煎坐底自坐眠底自眠大家安
樂無法可傳禪禪曹洞五位臨濟三玄大年三十夜
脚踏地頭頂天禪禪不直半文錢海枯終見底人死
脚皮穿

施主請上堂當當機不昧千眼頰閻智鑑洞明十虛普應直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如日普照如風普吹無一絲毫許爲緣爲對爲歟爲生爲去爲來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道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卽不生於分別不生法中識取不變動清淨本然周徧法界本來面目若了得去天地未分生佛未立已前乃至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於中無一絲毫動搖無一絲毫起滅無一絲毫增減無一絲毫榮辱若能恁麼便知得亾者曠大劫來至于今日生死去來了不可得

且道超然拔萃一句作麼生道九蓮開合處百寶自莊嚴

官客入山上堂云釋迦老子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恁麼說話大似傍若無人豈不見陳操尚書一日訪資福福見來以手畫一圓相尚書云弟子恁麼來早是不著便那堪更畫圓相資福便歸方丈閉却門後來雪賣道尚書祇具一隻眼真如喆和尚云資福雖是本分鉗錐爭柰尚書是般了底精金師云雖然如是若到天童門下未放過在當時待尚書道弟子恁麼來早是不著便那堪更畫

圓相天童則大開東閣明窓下如法安排何故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

上堂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治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何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蓦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步青雲苟或未然以拄杖卓一卓云急著眼看

上堂舉慈明示衆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前是案山後是主山且道無爲法在什麼處良久云向下文長付拄杖日師云天童也著一隻眼一切

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東弗于達西瞿耶尼南贍部洲北鬱單越到處去來不如在此

劉氏請上堂云四月初八佛生日天下叢林皆浴佛佛身充滿太虛空何處更有虛空覓見前僧俗等金軀長短方圓皆顯赫放光動地二六時從本至今無間隔今有檀越女弟子劉氏同男王承直曠大劫來植善根所行真實如菩薩當知功德福無涯回向癸未誕生日唯願歲君嚮此誠諸天星曜同昭格資持劉氏從此去壽同趙州百二十更祈不盡大功勳保男察判官崇極子子孫孫福祿昌無量福田咸併集

此月十四往臨安龍天當護爲般拏三江九堰聰明
神稽首皈依助英傑全家既達九重城母子忻懽仰
天力

舉傑首座立僧上堂云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手血臨
濟老瞎驢至今猶未瞽須彌頂上浪拍天大洋海水
無一滴偉哉本色人頂門亞三隻辨龍蛇百草頭擒
虎兕一毫力穿大地人鼻孔坐斷衲僧搖舌雖然猶
未撥動向上一竅在且作麼是向上一竅問取堂中
首座傑

上堂五月五日端午節天童爲汝開真訣駈釋迦逐

彌勒佛病祖病毛病頓清涼魍魎邪神俱殄滅相從
唯喜本色人非我同流誰與別拄杖子非列挈公心
一字更無說千古萬古休饒舌

上堂舉懷禪師云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澹
泞出沒太虛之中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會麼甜瓜徹
蒂甜苦瓠連根苦師云天童也下一著青蘿夤緣直
上寒松之頂白雲澹泞出沒太虛之中狗子尾巴書
梵字野狐窟宅梵王宮

小參

廣德軍趙中大施法衣請小參僧問判府中大所施

法衣彌勒千尺之軀披來不短釋迦丈六金身搭來
不長和尚用之恰恰相稱未審此意如何師云逼塞
虛空進云恁麼則蓋覆大千去也師云天上天下進
云直得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師云一句道著進云者
一句甚處得來師云者一句也無來處進云只如韓
文公問大顛和尚弟子公務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
一言大顛默然意旨如何師云斬釘截鐵進云只如
侍者敲禪牀三下大顛云作什麼者云先以定動後
以智拔文公忽然大悟又作麼生師云入地獄如箭
進云和尚門風高峻弟子向侍者邊得箇入處還辨

大顛也無師云家醜莫外揚進云青山不鎖長飛勢
滄海合知來處高師云無錢沽酒僧禮拜師云何不
進語師乃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
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乃喝一喝云諸人還聞麼要且
不是聲提起袈裟角云諸人還見麼要且不是色既
不向聲色上辨向什麼處見如來若道二六時中一
動一靜一語一默折旋俯仰處見如來卽是認賊爲
子若道不向二六時中動靜語默折旋俯仰處辨正
是癡狂外邊走到者裏若是明眼漢瞞它一點不得
豈不見本仁和尚道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

家男女要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出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聲得麼且道爲你說答你話若辨得出於佛法中不妨有箇入處雪賣拈云本仁也甚奇怪要且貪觀天上既非聲前句後從什麼處入師拈云雪賣到者裏盡其神通無插手處只如道旣非聲前句後從什麼處入往往十箇有五雙蹉過還知薦福落處麼一箭落雙鵠了智上人遠自廣德持判府中大回施俸資特就今辰齋僧營辦種種佛事及捨法衣一頂與山僧受用仍命小參舉揚正法眼藏涅槃妙

心集此無涯上善並用祝陪合掌并諸寶眷福壽延鴻不盡功德四恩總報三有齊資法界有情同圓種智判府中大雖未參識竊聞淡知有此一段大事雖相去千有餘里而未嘗隔一絲毫許正所謂千里同風也旣作宗門外護而又於此道不倦信知於過去無量塵沙劫中熏習得熟纔出頭來一撥便轉豈在忉忉也然做工夫別無它術只要有大信根具大種智知有此事於二六時中行住坐臥處切切提撕看是什麼道理但恁麼推來推去推到無依倚處蓦地撞著更不費絲毫氣力便是從嬾肚裏出來底未嘗

別有一物與你也與它從上佛祖同一受用正如斬一綵絲一斬一切斬如染一綵絲一染一切染前後際斷三祇劫空覓其虛空了不可得全體是箇金剛正體了無出沒在諸佛分上不曾添一絲毫在凡夫身中不曾減一絲毫如水洗水似金博金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艸擒縱自枉殺活自由者箇話頭乃從靈山會上黃面老子處來佛佛祖祖以心契心至於今日未嘗有一絲毫許鎋悞謂之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未有天地未有日月未有人倫已前此心亦逼塞虛空逮乎天地既分

有日月人倫此心亦逼塞虛空所以道生也恁麼死也恁麼要且生死籠罩它不得何故爲它著著有出身之路不見教中道若在長者長者中尊爲說勝法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斷其脅著若在刹刹刹利中尊教以忍辱若在婆羅門婆羅門中尊除其我慢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若在內宮內宮中尊化正宮女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興福力若在梵天梵天中尊誨以勝慧若在帝釋帝釋中尊示現無常若在護世護世中尊護諸衆生此蓋從清淨微妙根本智中廣發如是勝妙方

便大解脫門又謂之金剛正體又謂之頂王三昧又謂之浮幢王刹海又謂之第一義至於楊岐和尚以金剛圈栗棘蓬揭示學者洞明少室直指之由其變通逸格超量得大自在與一切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令各各自證透頂透底要且不可以心知不可以識識長沙和尚道我若舉揚宗教法堂前草淡一丈事不獲已所以向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諸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亮未發時汝等諸人向什麼處委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既無佛無衆生消息日道大地山河日月星辰人畜草木纖洪長短從什麼處得來還知落處麼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檀越散藏經請小參云釋迦老子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祇如一大藏教從甚處得來這裏若覩得徹去便知釋迦老子落處既知落處便具看經眼日不見管有一婆子請趙州看經州達禪床一匝婆云此來請和尚看全藏如何祇轉半藏如此看經忒煞省力更不用錙錙擊磬

歌贊佛乘五千餘軸不枉彈指頃一切了畢須是恁
麼看經始得若肚裏著箇元字脚便被黑豆子換却
眼睛了也更隨人舌頭轉一藏半藏有甚了期大丈
夫漢直須一刀兩段方知一句一偈一文一義無不
從自己骨中流出蓋天蓋地至於折旋俯仰動作施
爲皆是如來清淨妙輪轉轆轤地所以道從無住本
立一切法皆有僧見老宿看經次乃問如何是看經
眼老宿豎起拳頭看佗用處不妨喫唆且如何領會
若喚作看經眼又是拳頭若喚作拳頭又失卻看經
眼到這裏不假三寸舌辨明得出方信道終日著衣

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婢飯未嘗咬破一粒米終日看
經不曾道著箇元字脚如是則不唯看經眼目分明
至於所獲利益不可思議其或未然報恩更爲諸人
下箇切腳毗盧遮那清淨海充滿三千與大千

虞七員外請小參僧問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常
年無此事今夏有知音正恁麼時如何師云知音知
後更誰知僧云這知音還是王老師向上事也無師
云喚作向上事也得僧云恁麼則向上向下總由和
尚去也師云老僧從來不曾脫空僧云祇如大盡三
十日小盡二十九豈不是脫空師云汝還脫得也未

僧云從朝至暮不曾動著舌頭師云未見脫空在又僧問國清灸茄光孝煎茄是同是別師云飽便休僧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師云自領出去師乃云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爾時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豈不是今日恁麼時節雖然不言我家醋淡蓋爲天人各有一坐具地侵佗一絲毫也不得光孝恁麼提唱須是箇人始得還有獨脫底麼出來與光孝相見其或未然是法住法位世間相當住復云老僧自到光孝首荷七員外令閻喜道人令嗣祖道昆仲舉家學般若眷屬無不勑力外護自非夙昔有大因緣安

能若是耶然而與人相聚莫非身心真實心若真實至於動轉施爲行住坐卧一語一默無不真實豈不見古人心道祇箇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所以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人畜草木皆依真實而現相好然真實之義即是從上佛祖清淨大解脫門祇看當人各各所行如何其間一生爲善者至於多生爲善者無量劫來爲善者其殊勝果報歷歷現前苟爲不善者其不善境界亦常歷歷現前信之善惡報應毫髮無差且如衲僧家親近善知識悠久辦一片真實身心窮已躬大

事無有不成辦底道理是故從上佛祖天下老和尚無不以真實顯示豈不見踠山矮師叔在瀉山會下聞示衆云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卧始得是時踠山出問云如何是不落聲色句瀉山豎起拂子踠山云此是落聲色句瀉山便歸方丈踠山不契遂辭香嚴嚴云何不且住踠山云某甲與和尚無緣嚴云有何因緣不契試舉看踠山遂舉前話嚴云某甲有箇語踠云道什麼嚴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踠云元來此中有人乃囑香嚴云師兄向後有住處某甲卻來相見諸人要識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麼

便是釋迦老子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底螢火之光也然踠山痒處既被香嚴扒著豈止瀉山檢點千古之下具大眼目尊宿皆不放過瀉山至晚乃問香嚴問聲色話底矮闌梨在麼嚴云已去也瀉山云向子道什麼嚴云某甲亦曾對佗來瀉云試舉看嚴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瀉云佗道什麼嚴云佗深肯之瀉山失笑云我將謂這矮子有長處元來祇在這裏看瀉山下這一著不妨驚天動地惜乎土曠人稀瀉山又云此子向去設有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掣爛泥裏有刺然古人之言必不妄矣

在今天下討一箇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底正如掘地覓天何況要會渢山說話不言可知矣雖然切忌鑽龜打瓦大底宗師據曲景床不是細事山野自出世來隨所住處非不爲兄弟激揚此事然未嘗動著箇一著子頃住薦福偶然二三百衲子相聚因而略露鋒鎚遂惹起無限風波自後一向隨宜施設終不將真珠作豌豆糶卻也古人有見賢思齊之說在今日去聖時逢邪師過謬非衆生咎是佗本色道流做工夫底祇向脚跟下推究推來推去驁然推徹豈不是大力量人苟推未徹語意活脫終不爲閑言市語

魍魎魅語邪師印證語有箇見處語知是般事語硬配在生滅斷常坑子裏所謂善知識者是大因緣老僧行脚走徧江西湖南及乎到圓悟師翁爐鞴中更開口不得正如就地彈雀相似是佗爲人不妄下手至下手時峻峭無道理與人湊泊後到先師處稍知觸淨方見圓悟師翁說話分曉蓋尊宿爲人古今難得其人是佗本分手段迥別比其和泥合水阿師豈可同日而語耶昔高安白水仁禪師示衆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

麼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僧禮拜仁云且道爲你說答你話若向這裏見得鴻山道這矮子將謂別有長處元來祇在這裏箇些子明白便見得白水仁禪師道且道爲你說答你話無不透頂透底劄利漢聞恁麼舉豈止醍醐灌頂苟或未然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久立

檀越張子明裝佛慶懺請小參示衆云如來密語初不覆藏覲體無私當陽顯示祇如一大藏教從甚處得來非頂門真眼肘後有符又安能洞明這一著子祇今坐立儼然各各頂天立地含齒戴髮且作麼生

說箇初不覆藏底道理莫是一動一靜告往知來是麼莫是折旋俯仰周徧一切處是麼莫是一語一默坐卧談笑是麼若把這箇作不覆藏底無異吹毛覓縫撥火求漚殊不知正是業識忬忬無本可據豈不見長沙和尚道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是佗古人見得如來密語徹底無疑等閑拈一機示一境無不透頂透底終不向夢幻殼子裏顛倒肉團心識上捏怪也又有僧問古德學人有一問在和尚處時如何古德云設有也斬爲三段看佗得底人趨出來不妨烜赫

何嘗有一絲頭許與學者作道理直是乾噪噪地如一座須彌山相似世間一切逆順境界搖撼不動善惡因緣籠罩無門豈不是大丈夫格外道人也敢問諸人祇如釋迦老子未入母胎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又向什麼處塑裝這裏見得徹去便見得大心檀越張子明同妻趙氏裝嚴釋迦老子最初一念起處祇如子明未起裝嚴最初一念釋迦老子又在甚處切忌向夢幻殼子裏顛倒肉團心識上捏怪到這裏莫問釋迦老子如之若何但直下了卻最初一念此念若了未入母胎底也不是入母胎後也不是從母

胎出底也不是塑底也不是裝底也不是最初一念也不是了却最初一念也不是然後張子明與妻趙氏男宗朝舉家眷等却有與釋迦老子相見分既是從頭俱不是了又向什麼處相見還委悉麼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喝一喝下座

小參罷復舉茗溪示衆云吾有大病非世所醫看佗上關捩子拈出來便該天括地近傍不得是佗往日有知音後來僧持問曹山未審是什麼病山知佗落處便道攢簇不得底病這箇便是知音也豈似而今

無地頭恣意亂道纔見人問未審是什麼病便打入葛藤窠裏恰如拽鋸相似你拖去我又拽來幾時得歇於本叅中有甚麼交涉這般病諸人皆有之祇是不會病灼然攢簇不得既不會病變成毛病去既成毛病祇是業識忼忼無本可據到年窮歲盡總無得力處豈不哀哉若踏著攢簇不得底病便有超生離歿之由這僧又問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山云有僧云既有因什麼不病山云衆生若病卽非衆生者僧也會推勘又問曹山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云老僧正覓起處不得不妨驗峻這一句子難道非曹山僧正覓起處不得

如何啓口雖然正覓起處不得諸方具正知正見者其護惜珍育爲出世妙訣不肯容易發露與人若向薦福門下正是大病謂之貼肉汗衫謂之解脫深坑又謂之死水又謂之墨汁又謂之明白你諸人若病到覓起處不得但來問薦福當爲顯示諸方柰你何不得何故蓋正坐此病這僧又問一切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云有僧云爲什麼不病山云爲伊惺惺此老人是曹洞正傳有回互傍叅不犯底手段臨機八面得大自在豈守窠臼瞎學者眼諸道流旣來此間相聚二六時中急著精彩時不待人儒者尚云朝聞

道夕死可矣況衲子乎

傳法寺智都僧正請鳴鍾師示衆云頑銅鈍鐵美玉
精金大冶紅爐一模鑄就不假毗沙門天王神力豈
從須彌頂額上持來器重千鈞樓高百尺啓圓通三
昧發清淨妙音直須眼處承當莫向耳邊領略鑊湯
爐炭不用吹而自滅刀山劍樹何待喝而後摧昏夢
頓除沉迷了悟萬象森羅俱作舞大千沙界一時聞
大眾且道末上一槌落在什麼處劫石有消日洪音
無盡時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六

光祿寺少卿吉水曾乾亨施刻 應菴和尚語錄第六卷釋
性慧對真所王英書深水闡詩刻 萬曆壬辰夏妙德庵識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七

法語上

示微禪人

湖州顯忠資福禪寺嗣法門人守詮等編

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妨直截省要正眼看來已是七鎗八鎗了也事不獲已且作歟馬醫祇者直指底心便是黃面老子四十九年橫說豎說不著處至精至妙罕有達此正脉者此心傳授不得唯自證自悟到無迷悟處祇是平常著衣喫飯更無許多玄解義路貫塞胷次蕩蕩地閑閑地祖師道一種

平懷泯然自盡方得大受用至於臨生歿之際湛然
凝寂更無毫髮走作祇恁麼地如一坐須彌山相似
豈不要哉近年來參學兄弟雖號行腳恰如冷水澆
石一般到所在挂搭祇是妄想記憶諍勝負以當平
生真可憐憫若是正因行腳人終不恁麼地看佗從
上古聖挾襖子出叢林入保社親近真正善知識十
年二十年退步就已寒灰枯木密密地究竟根蒂下
一些子要着實處方可隨緣任運名爲了事衲僧行
腳高人若心地不洞明如何歇得十二時中起心動
念匝匝地如千波萬浪相似如何消融得去到這裏

八

若無透脫處祇是一箇無所知盜常住飯劫賊臨濟
和尚謂之禿兵是也劫來劫去劫得渾身赤骨華地
忽然緣謝所有平生機智聰慧向眼光落時一點也
用不著設使累生作得恒沙功業愈無超生死之期
祇得人天福報報盡依舊無出頭處若要窮虛空劫
盡未來際受用不盡須是直下心空旣未能徹證此
道當須稟大宿誓擇本分宗師放下襖子盡此一報
身窮究此公案無有不契證者第恐如存若亾口頭
雖說參禪肚裏全不肯做若此不如歸一頭存誠看
教作白淨業將來不失人身古德云說得一丈不如

行得一寸是也且如今列刹相望呼爲善知識傳直指底心宗畢竟此心如何傳是何形狀近來出一等魔教中謂之惡友各說異解以爲利人或者指示教人休去歇去都莫思量纔起動念速爲除去或者教人一向無事香不燒拜不禮或者一向令人理會古今去恰如箇杜撰座主或者將從上老宿赤心提持處謂之建立門庭或者見學家來室中下得一轉語相似打半日又問一句學者又進語合得佗著便謂此兄弟有箇入頭處且道此幾等利人還契得直指心麼灼然是無星子交涉所以佛鑒和尚道今之善

知識多是曲指人心說性成佛此之是也臨濟正脉自百丈於馬師喝下近代至今非但契證諸大祖師命根亦乃徹證不可說不可說百千萬億阿僧祇佛祖命脈絲髮不差百丈得黃蘖黃蘖得臨濟臨濟付三聖乃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祇這箇說話若見得徹去何更有臨濟宗耶德微上人以道義相從頗追古風不倦窮究衲衣下事誠謂之不行腳也若要易會祇向十二時中起心動念處但卽此動念直下頓豁了不可得如火虛空亦無虛空形段表裏一如智境雙泯玄解俱亾三際平等到此

田地謂之絕學無爲閑道人也更須知有五祖道底始得上人旣炷香誠懇因書以付其行紹興十一年

八月望日

示希禪人

古來老知識發心行脚時爲生死二字不破動餘萬里尋真善知識決擇此事十年二十年廢卻世間一切開襍骨董念茲在茲未嘗片時不在裏許尚恐走作不得此事成辨長慶和尚在雪峯玄沙往來二十年坐破蒲團六七箇豈不是大根器尚不能徹證蓋古人叅學不肯小小了却直是今生叅不得便休終

不敢取次承當嗟乎深不容易也一日見卷簾豁然漆桶破命根曝地斷便說箇領子也大差也大差卷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此便是達磨直指底心更無秋毫許領覽悟解方可爲佛種艸也

每見今時兄弟做工夫不在沉掉處便在惺惺處坐地中其沉掉則猶若醉酒之人行於長途也飲其惺惺則聞見逸於心腑以爲究竟法也但捨二歧而致之一處常爾提撕豁然徹去不是外外事
近日叢林有一等叅學者不自去真實履踐已躬堅

愛宗師說禪病禪又何嘗有病來祇爲胡亂領覽強記爲諦實於本參學中實無得力處所以宗師家用一些子本分草料謂之解黏去縛令學者知非而反食宗師說病之語益於曾次以爲究竟法漢可憐憫也如今若要此事易辦但念念無襍純一真實久久自然徹法源底也

示國清初化主

古來道流痛念死生未明立大志如金石放複著處所求真正善知識決擇父母未生前一段大事豈肯容易哉動經二三十年灰却攀緣滅卻意想孜孜冷

地裏一朝豁然漆桶墮喪卻眼前光影應是從前祭鬼家具依草附木神祇一切水消瓦解全是一已本地風光如倚天長劍誰敢正眼覩著覩著卽瞎卻所以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魯祖見僧面壁俱眠見僧豎指至於從上若佛若祖天下有眼底老和尚全以本分草料覩面提持如斷命刀子相似若是識痛痒漢便知落處其如皮下無血眼裏無珠底且留待彌勒下生爲佗說破

示湛禪人

明果門下無禪可說無道可傳祇有一口劍不問佛

來祖來聖來凡來拈起便斬若解向劍刃下翻得身
底一任出一叢林入一保社把禪床上老漢與一拶
若見口裏水漉漉地嚙包便行豈不快哉若也未能
徹證扶荷也不得草草渙宜子細神鼎諷和尚道參
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也

不負平生行腳初志盡此報身靠却本色人一二十
年間忽然遭佗毒手頂門裂眼睛落光影盡伎倆除
活鱗鱗地吒吒呀呀如師子王去住自由哮吼自在
豈不是大丈夫意氣做大丈夫事業方謂之出群英
特之士也

白雲端和尚道悟了須遇人始得若不遇人祇是一
箇無尾巴猢猻纔弄出人便笑渙信此道者萬中無
一誠可憐憫

示清禪人洎出隊兄弟

黃面老子未出母胎時便用一條斷貫索穿天下人
鼻孔及乎出頭也用者索子四十九年口吧吧地也
祇用者索子又道四十九年未嘗道著一字也只用
者索子未後拈華迦葉微笑以正法眼藏分付摩訶
大迦葉也祇用者索子列派已來迄至于今烹佛煉
祖也祇用者索子近日者索子看看無人解拈動設

有解枯動恰如深夜伸手捉物雖執其物知它是青黃赤白長短大小初不分曉何故蓋爲來處不諦當致瞞瞞預預若來處諦當便見三世諸佛說夢六代祖師說夢天下老和尚說夢夢見黃面老失卻斷貫索子旣失卻了且道汝諸人將什麼受用者些子如漫天鐵網相似透得過者八面通途透不過者且向諸上人手中乞命

示崇侍者開元和尚語錄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向衲僧門下恰似掘地活埋人也事不獲已且作歟馬醫說箇佛說箇祖

說箇心說箇性如將蜜果換苦葫蘆之說也若是大丈夫漢一刀兩段退步就已向一念未生已前豁然覲透本來面目洞明十虛廓徹無間便與釋迦老子不別謂之頂王三昧謂之烈焰聚謂之金剛王寶劍謂之踞地師子謂之塗毒鼓謂之種種名當恁麼時誰爲生死誰爲去來誰爲善惡誰爲逆順誰爲是非誰爲天堂地獄誰爲四生六道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全體是箇無位真人受用物豈不見臨濟和尚道亦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臨濟下禪床攔窗擒住云速

道速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此便是達磨源流也臨濟得此三昧如大雲雨如百千萬雷變通逸格其唱愈高三聖得此三昧其和愈峻至於興化南院首山風穴汾陽慈明楊歧白雲東山圓悟皆得臨濟正裔見徹本心妙其三昧誠謂教外別傳直指之要不妄也此庵老人始發大志游方首造蔣山謁圓悟禪師契此三昧深藏衆底二十餘年未有明辨得出者蓋其平生徹證超出過量履踐穩密未易一言半句急於人知也紹興四五年間此三昧敗露光明燭世如大日輪昇太虛空看眼者見

其光明清淨無壞無襍山河大地依此光明發生萬物日月星辰依此光明炳曜癡昧地獄天堂依此光明而住善惡一切群動依此光明頭出頭沒衲僧依此光明啓大爐鞴提奔世鉗鎚碎聖凡窠窟斷佛祖命根命根若斷覓其光明來處了不可得盤山和尚道心月孤圓光吞萬像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已若識得光去境亦不可得有什麼屎光境光境既不可得復是何物雲門和尚道流向箇裏如何支準若是打破漆桶底漢便知二老落處既知二老落處且道在

光明裏不在光明裏若道在光明裏雲門又道有什麼屎光境若道不在光明裏盤山又道光吞萬像所以道打破漆桶後須是遇人始得若不遇人到箇裏失卻透關眼若是打破漆桶曾經本色宗匠爐鞴中出來如百煉真金如猛虎捕翼如金翅吞龍方謂之真法王種草也

示通修造

答大隋和尚叅七十餘員善知識具大眼目祇一二而已其佗皆具正知見香林見雲門十八年作侍者凡一言半句錄於紙衣下舉此兩端深知古人爲法

誠切到透處烜赫迥出羅籠機關表裏情解之外所謂師子王不妄哮吼也近世宗門淡薄病在於何病在當人不自信處且此病從何而起蓋從因地不正而起因地既不正雖致身叢林視叢林猶驛舍雖說參禪聞禪似鴨聽雷舉此兩端亦見今人與古人相違也其間設有因邪打正方知佛祖淡恩難報則知二大宗師不誣矣

示璋供頭

本色道流夙有般若種智纔出頭來其氣槩勁直於最初一步卓然超絕與泛泛者不同蓋末上親近真

正宗匠至於一言半句終不妄誕然此一段事初非明悟知見可擬又豈是世智辯聰而能彷彿者哉是故羅山云上士腳纔跨門便知宗旨猶怕繩床上老漢瞌睡更回頭與一探若是作家暫挂瓶盂亦恐繩床上老漢瞌睡未醒口裏水漉漉地不是泊船處便去俗人家寄宿去看佗透底人驀露箇消息直使天下衲僧無絲頭許湊泊亦不令守住無湊泊蹊徑所謂驅耕奪食手段誠間世而出又安可與時輩和泥合水瞎學者眼耶

示圓鍾頭

釋迦老子已前曹溪大鑒之後諸大老宿已來的相承密密符契亦不出乎當人二六時中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間果能不昧初志於此直下頓見本地風光則與從上佛祖把手共行同一受用提持千聖近傍不得底萬靈景仰無門處頂顙上一著子不獨與一切人解黏去縛至於四生九有三途六趣俾各徹證根本箇箇洞明正知正見豈不是大丈夫成就大丈夫事臨濟道我二十年前在黃蘖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婢誰爲下手時有僧出云某甲下手臨濟拈

杖度與其僧擬接臨濟便打看佗顯示此箇大法
不妨超宗異目豈似而今依草附木之輩恣縱無主
孤窶坐在第八識裏圍量佗向上人大機大用正如
螢火燒須彌山之說歸宗年來寂寞太甚也思得六
十棒婢誰爲下手忽然圓上座出來道法圓下手祇
向伊道待你鑄鍾了則分付拄杖子

示童修造

佛眼叔祖初領淮右龍門殘僧破屋而已不逾年天
下英特之士屢滿矣未及數稔一寺鼎新於是東山
之道大振天下建炎末紹興初兵火民物糜滅幾盡

獨龍門存焉蓋此老人般若智勝行願宏博而世數
豈能動毫芒耶答嘗示徒云你爲我修造我爲你說
禪我將金彈子博你泥彈子好言語理上也透事上
也透所謂理事融徹會盡諸法無生雖不可呵佛罵祖
佛祖安能迹其前雖不行棒行喝棒喝安敢搭其用
當知佛眼叔祖之道太虛空不可等量玄妙泯默豈
可圖度哉是故叅學人若覩得泥彈子透便知金彈
子落處若覩得金彈子透便知泥彈子落處者箇臨
濟吹毛剣若善操持大功不宰儻或躊躇未免自傷
已命

示政化士

嚴頭和尚道大凡唱敎須從無欲中流出三句祇是理論咬去咬住欲去不去欲住不住或時一向不去或時一向不住誠哉是言也從上具大眼目宗師皆得箇些子說話所以掀天動地孤峻處湊泊佗不得平實處捫摸佗不著逆順中覩佗不見謂之衲僧巴鼻圓悟師翁凡示學者曰我有一句到你老僧自著契棒若無一句到你便自陷地獄看佗得箇些子說話底事分正如金翅孽海直取龍吞無異也又道夫爲善知識據曲录床若無擒虎兕辨龍蛇眼未免

被覺者吞卻已謂宗門祇如是也豈不見明招到泉州坦長老處坦云夫叅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枉亦須到明招便問一人所在卽不問如何是半人所在坦無語後卻令小師問明招云你欲識半人所枉麼也祇是箇弄泥團漢歸宗將謂明招曾見作家來必有驚人之句如何却作野犴鳴且道節角在什麼處

示茂先二化士

一大藏敎且不是黃面老人說底直指人心且不是達磨大師傳底祇者兩著殃害天下衲子求生不得

生求死不得死正擬議間驀地被人推轉一刀兩段
血濺梵天向歸宗門下猶是掇洗腳水底漢未曾夢
見我先祖意旨枉豈不見臨濟在黃蘖問佛法的的
大意三度被打六十柱杖興化久參臨濟末後見大
覺至脫衲衣處忽然大悟親見臨濟在黃蘖碑棒底
意旨欲紹此箇門風初無佗術別沒聾訛一味硬卻
脊梁豎敘透去則盡大地人性命祇把斷貫索穿卻
更無一箇漏網底豈不是大丈夫漢成大丈夫事也

示鑒化士

叢林英俊之士氣宇不群凡所至處終不妄通消息

設吐露一言半句必有來由雖有未徹底領略卻受
人整頓益智識精明使其然也唯是拍旨者不問是
不是祇信彩撒將去貴人說伊會祇對不知正是折
本經紀也仰山在百丈時口吧吧地丈云汝佗後遇
人在後到鴻山山云子在百丈問一答十是否仰云
不敢山云佛法向上道將一句來仰山擬開口被喝
出如是三問三擬答皆遭喝出仰山低頭垂淚云先
師向我道佗後遇人今日便是也從此發心入山看
牛三年一日鴻山入山見在樹下坐禪以拄杖點背
一下仰山回首鴻山云寂子道得也未仰云雖道不

得要且不僭別人口濺山云子會也所謂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至於臨濟在黃蘖處三遭痛棒後來出世示衆云我當時在先師處喫棒如蒿枝拂相似凡養子要如二大老始可起宗也祇如臨濟仰山悟去成得什麼邊事若檢點得出許你入阿字法門

示感化士

道人之心其直如絃在在處處若倚天長劍世間富貴驕奢五欲八風入作無門名利是非四生九有籠罩不住得到這田地便是取黃面老子命根時節也豈祇一生兩生堅勁行願所致乃是積劫熏煉種智

純熟至於歷諸勤苦然後乃可引跂大方超然獨步者也古云無一法從懈怠懶惰中生又云久受勤苦乃可得成此真實語不誑語不妄語也果一日透去千人萬人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它時異日孤峯頂上呵佛罵祖則不忝矣豈可飽食終日成群作隊說黃道黑略無少念回光反照我今此身四大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涕唾膿血津液涎沫大小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箇裏急著精彩若作地水火風商量釋迦老子盡塵沙劫無出頭分不作地水

火風商量如將魚目而比明珠二途不涉無異畫餅充饑三十棒歸宗自婢不干諸方事

示禧莊主

頂門一機千聖罔措思而知第二頭不思而知第三
首要在當人直截荷負卸却從前學解明昧兩歧到
淨裸裸處更須轉向那邊見佛殺佛見祖殺祖向衲
僧門下猶是奴兒婢子邊事大丈夫漢莫向禪床角
老和尚口邊覓禪覓道覓玄覓妙掣向臭皮袋裏爲
究竟法不亦謬乎睦州凡見僧云見成公案放你三
十棒俱胝見僧豎指祕魔見僧擎杖至於玄沙未徹
從上諸宿德無不的痛處提持如大火聚孰敢近
傍近傍則燎卻面門又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更無
回互有如是氣槩具如是英特方可稱爲大丈夫事
莫祇守老鼠見解弄三寸光巡門傍戶見人道好從
之於好見人道惡從之於惡誠可憐憫麻谷一日持
錫至章敬遶禪床一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
是又持錫至南泉遶禪床一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
泉云是不是不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麼道不是
南泉云章敬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叅學人到此如何緇素若善叅詳好惡自分耳

示嚴教授宣教

達磨大師未離西土已是七鎧八鎧既把不定遂航海游梁歷魏九年少林露箇消息謂之單傳直指其納敗愈甚事不獲已將鎧就錯以心契心初無毫末許得底道理所證祇證自本法且如何說箇本法莫是以心契心爲本法耶以無所得心爲本法耶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爲本法耶總恁麼爲本法耶總不恁麼爲本法耶若如此領略正如刻畫作栴檀形盡未來際祇作屎臭氣縱饒辯似懸河機如掣電也是掉棒打月者些子須是悟底人方知落處而今說箇

悟是治顛倒語從上若佛若祖觀一切衆生從無明流入顛倒從顛倒流入諸趣路頭旣鎧改頭換面造種種業謂之從迷背悟若夙植善根從善知識言下心地開通覲徹本來面目便謂之返迷人悟然而迷時又何嘗減一絲頭悟時何嘗添一絲頭迷時則迷悟底悟時則悟迷底迷悟旣徹生死根斷直下如紅爐上一點雪相似佛也祖也凡也聖也逆也順也好也惡也長也短也至於得失是非俱著不得於著不得處事事著得譬如虛空具含衆像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又如虛空普偏一切於諸國土平等隨入塵塵

刹刹全箇大解脫門佛法世法打成一片便是從前未舉意參禪時身心一般肚裏更無許多惡知惡解所謂悟了還同未悟時是也到此境界方謂之不疑之地亦嘗面諭不疑有兩種見徹本法到究竟大安樂處故是不言尚恐坐著有一般拍盲不疑自謂從本無迷今亦無悟及乎微詰無迷悟處又卻去不得豈不是拍盲不疑此是焦殼敗芽斷佛命根出佛身血之輩烏可與語哉古來老尊宿窮究此一大事不是容易直是子細安似今時長老擔弁得重何謂如此有般底得箇見處了便休更不就人決擇被人

拈起一件物頓在面前分疎不下便渾吞吞卻口頭雖說不疑肚裏畢竟有塊物不能消化此便是生死根本也有一般底得箇見處坐著見處見地不脫一向說玄說妙廣陳蹊徑謂之爲人此便是喪達磨正宗魔子也有一般底做工夫到箇靜處身心稍稍輕安一向坐在無人之鄉見人說著好事便生煩惱返言禪道本無所說所以雲門道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者是也此病最苦有一般底得箇見處蕩蕩地無佛無祖無諸聖一向無將去行盜行淫飲酒食肉謂之無礙禪此是地獄種子也永嘉云豁達空撥因果

莽莽蕩蕩招殃禍此之是也有一般底見處泯默無聞一味童卻常住飯了祇管效葛怛地守卻被位等箇悟處此便是深山大澤中一間破屋下泥團謂之無轉智大王徒消信施耳其實本分叅學者初無許多棲泊處渠自有超宗異目生涯且如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趙州云放下著趙州知佗病正在這裏便與放出毒手去貼肉汗衫非此手段不可救也嚴陽尊者既不領略又問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什麼趙州又對佗道放不下擔取去者一句子更是辛辣過如啞痛棒從上古尊宿履踐此事

直是透到無秋毫子過患處方敢據位爲人師範豈似今時銜聲利輩亂瞎人眼也面諭爲人一著子須是自得之古云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臨機初不費絲毫氣力剔將出來活鱗鱗地左之右之皆在吾網中不可說這一箇公案是爲人處那箇公案不是爲人處切忌作此解殊不知當臺明鏡妍醜自分耳羅山老漢道我這裏祇有一口劍劍下有分身之意亦有出身之路從上老宿弄將出來千差萬別無不從腳跟下流出變通逸格殺活自在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示達化士

德山未遇人時一肚皮葛藤流入八萬四千毛竅化爲精魅魍魎各各放無量神通及見龍潭一點也用不著然後知非乃云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信之此事初不枉聰慧多聞處亦不枉澄澄湛湛處亦不在長坐不卧處亦不枉寂寂惺惺處若是其中人動絃別曲葉落知秋其如未能究竟當如德山見龍潭一番子方可入爐鞴受鉗錐也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七

楚雄知府華亭徐琳施賁刻此

應菴和尚語錄第七卷 汝寧釋性慧

真州王國英書

廬陵彭國楨刻

萬曆壬辰夏清涼山妙德菴識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八

法語中

示正首座往濠州幹修造

湖州顯忠資福禪寺嗣法門人守詮等編

本色道流叅問祇要敵生死終不向古今策子上討
諸方舌頭邊覓唯是退步就已冷地裏根蒂下切切
提撕忽然手躊躇脚跌納敗一場便是一生叅學事畢
於孤燈獨照時始見有力如一座須彌山何處更有
生死怕怖動搖去來底道理死心和尚問魯直聞說
公會禪諸方皆許可是否魯直擬議死心云老僧有

一問問你它時後日彼此燒作一堆灰時如何魯直
茫然千千萬萬人向這裏躊躇祇是踏不著且道請
訛在什麼處報恩一日問正首座燒作一堆灰時如
何正對曰惱亂春風卒未休佗如此祇對是會耶是
不會耶頂門具眼底試辨這漢看

示範化士

西天四七唐土二三無不以頂頓上一著直截顯示
奈緣學者因於知解泥於見聞坐枉必死之地不能
洞明從上諸祖直截顯示之由所以古德道學道之
人不識真祇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

喚作本來人看佗得底人等閑吐露一言半句不妨
超宗越格便有直截荷負之量堪爲宗門苗裔豈不
是大丈夫特立種草也南泉道王老師十八上便解
做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叢林商量
道念茲在茲謂之做活計無佛無祖謂之破家散宅
若如此持論其利固無其害甚重欲明二大老之意
待應菴三十年後換卻骨頭了與你說破

示彭道清善友

治身之端正枉已也千里之步貴枉初也善此二者
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畢矣故謂之無盡藏三昧又謂

之虛空正體又謂之常住不滅在衲僧門下又且不然眼觀東南意在西北不可以無心求不可以有心會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非大法洞達豈能縱步千聖頂顛哉

示寶道人

祖師巴鼻無一針頭許祇緣學道人親近太切所以不見若要易明但十二時中一切處放教無心去自然合道道旣合則內外中間了不可得直下虛凝迥無依倚古德所謂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看它向上人行處又何嘗有絲頭取捨意路與人湊泊祇如端倪切忌狂狗趁塊

示忠首座

鷲嶺拈華少林直指至曹溪之後此道大振天下皆英特俊流克紹荷負非劣根躁進者而能操持也大

凡起宗之士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迥然殊絕終不肯
沒溺死水中爲究竟計近年此道凋落愈甚設有一
箇半箇初詰之似彷彿至下手時全無巴鼻蓋根本
不脫祇是學語之流也看佗黃蘖臨濟興化大覺南
院風穴晉山汾陽諸大老說底話豈止一機一境爲
實法繫綴來學動是提向上鉗鉗使從上佛祖按下
雲頭知有向上事安似而今青黃赤白之輩胡亂引
人入草瞎卻佗眼耶是佗古人道悟了須是遇人始
得這箇說話須是大法明底方知落處若是徐六擔
板卒難湊泊是故我輩沙門合行事非世間心術而
了還識福州人吟雪詩麼

示徐國寶

少室門風無秋毫許至承當時不道無直是萬中無
一設有一箇半箇多是栽培得底臨撒手時恰似落
湯螃蟹一般何緣如此蓋末上不遇人明見自性不
徹遂致斯害也萬一宿植般若種智深厚終不被邪
師惑亂而能親近真正宗匠決擇久生大事古德云

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此之謂也祇如六祖示明上座云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言下領旨卻問六祖上來密語密意外還別有意旨也無六祖云我今與你說者卻非密也汝但返照自己本來面目密却枉汝躬看佗六祖揭示少室直指之要何嘗有秋毫許禪道佛法到人唯直下揮金剛王寶劍不獨斷明上座命根至天下人命根悉皆瓦解永消豈不是大丈夫漢成就大丈夫事也然大凡參學道人第一不得記箇元字脚子此是入道要徑又道如經蠱毒之鄉水也莫霑佗一滴古人

方便無出此也從箇裏去以透脫生歟爲究竟若別有道理別有方便則真西天九十六種之數無疑耳
示機化士

古德山未行腳時眼空四海英特之氣逼人及到南方晉謁龍潭至吹紙燭處漆桶子破乃云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人舌頭跋步大方無出此老性慄向一槌下便透頂透底與迦文老漢見處不別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如是三十年祇一條白棒佛來也打祖來也打要且不是吹滅紙燭處道理直是鐵眼銅睛覩佗不破所謂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此之是

也大底參學人須具真正知見然後可就爐鞴煅煉
尚恐禁當不得遂爲退志而況拍盲不知有者而可
語乎縱具正知見不遇人猶爲見刺所惑不得自枉
其病又莫大焉大凡參學有地頭人多被此患攬炒
脫不得便爲滲漏果有志與釋迦老子作苗裔切不
可輕結裏決要洞達大法則不墮邪師網中乃第一
人也

示偉化士

真實參學衲子二六時中卓草地六根門頭裸裸地
應世間五欲八風搖撼不動而見聞覺知籠罩不住

亦不含見聞覺知而求一法亦不卽見聞覺知而求
解脫如是見微如是洞達迥無依倚超出聖凡情量
亦不依住迥無依倚超出聖凡情量去處名爲出格
道人然後提金剛王寶劍隨所至處見佛殺佛見祖
殺祖見阿羅漢殺阿羅漢所謂出佛身血破和合僧
似這般漢不必多止得一箇半箇足可紹續佛祖慧
命其臨濟正脈不患掃土誠不虛來閭浮提打一遭
是故古德云一等踏破草鞋直須穿敘透去豈不是
大丈夫漢說底話焉似而今有般獃郎隈隈蹉弄
盡鬼怪更據曲呆木床妄自尊大又將從上一言平

句妄行批判誑惑後昆造地獄業是可憐憫大凡參
學末上既非正因至竟祇成廢人設若親近宗師亦
是沽名譽利其腳跟下大事無因分曉大事既不分
曉則惡業因緣從而和之是以智者改過而遷善愚
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
聖賢之語昭著明矣儻不諄諄奉守所誠則人天二
路泯絕驢胎馬腹無疑豈不見汾陽云一毫頭凡聖
情量未盡不免入驢胎馬腹裏白雲道直饒凡聖情
量俱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二老漢雖把手太高
山未免傍觀者有般瞎禿便向者裏問誰是傍觀者

則歸宗拄杖折也未放狂
示儔供頭

摩竭掩室自救不了毗耶杜詞卻成切怛更說箇上
無攀仰下絕已躬壁立萬仞也是賊過後張弓其餘
是甚麼破砂盆一向與麼去盡十方世界一切白醭
卻且放過了與你和泥合水祇據目前見處畢竟以
何爲極則灼然十箇五雙是婢殘羹餽飯漢子要箇
據虎頭收虎尾底恰如天上擇月而今祇得將鎗就
鎗咬定牙關向定盤星上信彩秤知佗是什麼儔禪
者本分參學道流相從歲久誠不易得法華舉和尚

示徒云行腳人不枉觀州郡府看山門景致過時爲什麼事蓋爲生歟事大從上古人凡到所在見箇寺院主也須問過如今晚學往往踐過不肯遞相博問古尊宿語極有深旨若善提撕紅塵堆裏鬧市門頭無非是上人出身截徑也

示日化士

古之老宿問道之由不較得失但是三尺之童有長處固扣之此方謂之學道人也近世宗徒雖云行腳專理究歟生大事其模樣也似古人所存得失甚重既有此患於直指之源不可得而明矣譬如善射者

初欲較得失卽無精中之期蓋從無得失中習之悠久然後可中其的學道亦然若有一念得失居懷卽被得失羈鎖得失之論無它辯故得之爲喜失之爲怒此皆不祥中起此喜怒其喜怒則人我之根本若了人我根本初無來處即是如來清淨大解脫門所以道從無住本立一切法修山主道法法不隱藏古今常堂堂汝問是不是我答當不當祇此便是截生死流底要道佛祖頂門正眼也

示證化士

洞明死生大事不是小緣唯枉當人宿植智本深厚

專誠叅究看是什麼道理第一不得先立箇會處亦不得作箇不會底道理正如學射一般久久到意盡情忘處蓦然中的更須知有破的自得之妙也雲蓋鵬參雙泉雅山主令看芭蕉室中示僧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蓋經久看之未明一日雅向火次雲蓋侍立雅顧示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蓋擬開口雅以火筋攔手一撃雲蓋豁然大悟凡爲善知識若無此出格過量逸群大機往往四稜榻地大家草裏輒瞎學者眼則多矣莫是雲蓋擬開口

被雅以火筋攔手撃處是出格過量逸群大機麼且喜沒交涉叅學人欲洞明其要急著精彩時不待人耳

道友孫亨仲求法語

亨仲家居東林之右去城七十里營生南畝不多而能辦心延供十方雲水往歲遇旱其心愈確而不厭其來者野有餓莘獨其家有餘信之願力洪廣而動神物護助也予領報恩院事嘗憩其堂舉家長齋奉佛嚴肅真在家佛子也每入城首過其門則隨衆衲入室不畏奮拳渠喜從之予移居東湖亦來不倦

此皆過去有緣種今生深信大法也。昔日甘行者家接待凡有僧問接待不易行者甘云譬如餒驢餒馬看佗打透底人迥然殊絕等閑拈起一莖草便是倚天長劍今時流從朝至暮說盡道理未嘗有一句正當琅琊覺和尚云快把飯來白雲端和尚云琅琊有不犯之手且道這三箇老漢病痛一般爲復有異。參學人到箇裏著精彩驀地踏翻乃知二三老人烜赫處佛祖不可及耳。

示通化士

祖師開示直指之要非講較商確持論而能造詣唯

是具大根種乃可洞達是故從上老宿親近決擇之暇其履踐處真實無片時虛弃悠久自然純靜豈爲世間妄想塵勞包裹也果如此做去驀地一念回光覩透本來面目便見世間塵勞妄想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理性玄妙所從來處一分曉既得分曉則不被世間與出世間法籠罩直下打成一片二六時更無第二頭古人又道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者裏急著精彩此事不厭純熟愈退愈進愈晦愈明至臨機大用著著有出身之路豈可使學者平白地死枉句下作佛法中歷劫罪人也祇如僧問弘覺山河大地

從何而得弘覺云從妄想得僧云學人想出一錠金時如何覺休去僧不肯雲門聞舉云已是葛藤不能折合待伊道想出一錠金得麼以拄杖便打是則是雲門血滴滴地要且出化弘覺休去一些子不得有般瞎漢便道歸宗爲弘覺作主嗚呼近年此類甚盛不復忉怛也

示章化士

衲僧家出一叢林入一保社須具頂門金剛正眼不爲邪師引入艸窠裏做瞞天罪過乃真第一等人也果如此行腳何愁行腳事不辦是故古德撥草瞻風

豈爲遊山覲水這邊好堂厨那邊有施利受用處穩便唯單與眾生做頭底要透向上一段奇特大事到得十成無添漏處更須轉向那邊千聖捫摸不著萬靈遐仰無門等閑蕩蕩地似兀如癡輕輕撥著便解水裏火發方可繼臨濟兒孫也苟專師門格轍限量則被人拶著未免在鬼窟裏其隈隈趯趯二十四氣一時現前大丈夫事何其枉哉所以列祖出興提持此要無它爲此等流也終不隨樓櫛入野狐群隊中看佗上古德山臨濟乘一機示一境如揭貼肉汗衫相似纔見刺頭入便與一刀兩段尚未稱從上來

事豈可拍盲妄自指注年來叅學人咸謂臨濟下兒孫機鋒峻捷此說猶甚怪也善童禪人有志叅學不憚數千里來此道集期透生死大事未肯端坐固効古爲衆持鉢繼洪州出隊目錄袖軸求法語揮翰聯書大槩切忌作言語會亦不容作無言語會到箇裏大事爲你不得小事自家祇當

示悅禪人

有志衲子致身大叢林決定要腳跟下事透頂透底與從上佛祖雪屈豈止蝸角蠅頭而喪已身哉看化臨濟德山興化南院風穴首山汾陽的的紹續爲萬

世衲子之師雖相去數百年其金聲玉振龍馳虎驟未嘗隔一絲毫許千人萬人仰望不及所謂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步步登玄不屬邪正破的手大鉗鉗非諸大老而孰敢當前乎至慈明黃龍翠巖楊岐唱愈高和愈峻自圓悟已來天下九州兒孫徧地蓋源深而流長也是故今日比丘當痛念先祖門風峻拔活業廣大豈敢癡坐日眠三覺古人有終身之憂無它憂道未達也道既達卽無累生之患是可得而名狀耶便能顯示七佛已前威音那畔一箇大脫空五祖謂一切妄言綺語小

脫空是也覲見本來面目大脫空是也且小脫空與
大脫空是一義二義思之

示信禪人

學道人枉乎猛利一咬便斷纔擬議卽鑽頭入知見
網中起結角羅紋分別欲洞明少室單傳直指之要
遠矣南泉示趙州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
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若太虛廓然豈可
強是非耶看佗古人一期揭示初似刀刀至折合處
直使白衣拜相苟或未諳此脉不用敲輒打瓦祭鬼
燒錢但向一念未生之際直下如桶箍脫撒一番其

塵劫來事一時覲透旣得這箇本柄入手切須牢把
住未可輕放下何故前頭有事在正好上門上戶求
真正宗師做冤家債主期透向上關穿天下衲僧鼻
孔是爲難乎它時異日霜露果熟出來與德山臨濟
把手共行點檢從上老宿未了底公案俾令後之學
者親認祖父契書四至去處一一分曉決定無疑然
後承荷家業育子榮孫所謂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
此寶藏自然而至豈不慶快平生祇如德山臨濟過
去數百年如何卻要與佗把手共行應庵下一轉語
看

示原禪人

大凡行腳人蘊成佛作祖氣槩與流俗阿師迥然不同是佗二六時中卓卓地滴水滴凍不妨孤峻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其小者弗能奪也大者旣達小者則如大者大者則如小者然後大小渢泯圓融無際在今時猶是野狐窟宅更須一槌打破透向上大機大用放出焦尾大蟲作師子吼旣是焦尾大蟲因甚卻作師子吼三賢固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

示祚禪人

古來抱道之士如癡似兀豈有一言半句與人咬嚼

人自知之患乎不嗚嗚則驚人年來此道荒涼尤甚設有畱心叢林者例無正因縱依附善知識殊無道念初不異區區走山水活名要譽之徒也苟得把茆蓋頭略不知分而又狂悖欲竊如來大人境界甚無似之身謂言傳佛心宗況如來大人境界而容妄竊乎其從游者麤頭鼠目蠭尾狼心傷敗風教比比皆是可不哀哉五湖大心衲子應須遠離所謂見不善如探湯是也

示法化士

祖師道心有所是必有所非者此說話非上根大智

80

孰可洞明要須盡卻今時始透向上關捩子
臨濟黃蘖處三遭痛棒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縱
大愚悟去其怪愈甚然予之言知音者少設鼻聰眼
聞者則未與可

臨濟出世後示衆老僧一生呵佛罵祖覓罪性如針
鋒許了不可得且道黃蘖處喫棒底罪過向什麼處
去也

凡見僧入門便喝快如倚天利劍鈍似無孔鐵鎚喚
作一喝達磨家風一掃而盡不喚作一喝犯突吉羅
罪

示宗侍者

本分參學道流末上爲生死不明正如囚禁之人未
得決斷至於行住坐卧飲食之間不得少安若如此
做工夫其生死大事無有不徹底道理往年佛果圓
悟師翁徧扣諸方無有不可其所得者後見白雲演
和尚被詰其由元來無本分事祇是一肚皮虛頭白
雲向佗道勤上座你參底是法座上禪圓悟不肯拂
袖而去至金山遭大病幾歿思量從前參問並無一
句得力纔得安樂復見白雲聞舉頻呼小玉之語驟
地打破漆桶方始知非信之師資緣會決非等閑今

時禪人亦在叢林中多年也去見有道宗師亦嘗遭重病心下安與不安皆自知得祇是不肯放下此不肯放下有兩種最初行腳不遇真正宗匠撞入外道邪師火裏中其毒藥便謂行腳事畢是一又有一種雖致身叢林中名爲叅禪其實無正因一味盜聽反急人知便自證據卻但言祇是箇事是其一也此兩種謂之膏肓之病除是一旦知非將來卻有放下時節且畢竟放下甚麼祇放下人我擔子得失是非佛法玄妙纔如此放下便覺身心輕安表裏純淨二六時中留次空勞勞地冷地暫然脫去始可禁拳趣受

烹燬若祇守領覽爲究竟無異依草附木精靈是它逸格道人迥然殊絕觸著便解生風起草世出世間得人憎無出者一著子謂之衲僧巴鼻是也

示通化士

昔黃蘖聞百丈大智示再見馬祖深旨不覺吐舌非生而知之孰能領略哉此道至臨濟大行天下若子若孫咸具殺人不眨眼手段覓一箇半箇作將來種草呵佛罵祖猶爲不唧噥漢豈況和泥合水撒土揚沙以當宗眼無異一牛迹之波濤比滔天之浪是可得耶有志之士果不昧最初一步長時放教冷湫湫

地一旦桶底子脫歷劫來事頓然現前不爲邪師惑亂一向硬糾糾地風吹不入水灑不著它時異日何患不熏天炙地也不唯得契前百丈大智所示再見馬祖深旨亦將確然特立大方又何啻遇大風則止而已矣

示一化士

讓祖昔起馬駒膏肓之病示以磨輒打車殺佛之要所謂差病不假驢馳藥應平生堅執奉重漠然水釋從容父子徵酬曾無毫髮滲漏皎然如千日並照臨機八面超情離見到出生入死不疑之地了無生死

始終之患爾後以是傳之百丈百丈以是傳之黃蘖黃蘖以是傳之臨濟臨濟以是傳之三聖三聖歟且喜太平豈謂興化忍俊不禁向大覺棒下見徹臨濟在黃蘖處喚棒底意旨此老故是聽事不真喚鍾作龕就中奇怪逮今天下老和尚無不以是褒揚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機鋒亦今人之樞要摧魔破執不得不無其間一箇半箇灑灑落落終不肯坐死水裏與蝦蟆蚯蚓長歌細吟也大底抽釘拔楔解黏去縛手段以壽後世從今日去斷要箇撲跌不破底點出來與臨濟作種草俾綿綿亘萬世爲祥爲瑞爲風

爲雷爲雲爲雨爲殃爲害又豈徒然者哉

示慈修造

大丈夫要截生歟路頭應平督珍蓄諸所有物併須棄之則六根門頭自然淨裸裸地一旦督去不患生死路頭不斷也苟不本真實履踐而欲多知多解爲自得之妙返爲知解風所吹增寒壯熱常時現前鼻塞頭昏無日不作蓋自取之禍非它咎也大抵少室正傳直饒徹底悟去折合到十成絕漏處更禁得惡拳趯受得沒滋味過這幾重關了亦未稱平生意枉當知先達拈一機示一境脫羅籠碎窠臼曾無一

針鋒許法與人作道理尚恐佗時異日妄生節目搖動學者將爲少室正傳合有恁麼事殊不知快鷄不打籬邊雀

示宗書記

從上佛祖言教如敲門瓦子事不獲已藉之以爲入理之門年來學者不本宗猷反以佛祖言教爲極則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是可憐憫者有祖已來列派扶宗之士揭示直指之由初無秋毫許與人領略其所示祇示當人本法果能向一念未生時一刀兩段則到臘月三十日懸崖撒手時其五

欲八風搖撼無門九有四生收攝無分所謂真大丈夫事豈可與數黑豆死漢輩同時而語耶

示感修造

學道人看心要參禪但參取涅槃堂裏孤燈獨照時禪切不可立限制到幾時幾日什麼時辰決要悟道便是好笑此禪無病痛祇貴退步深信得及高挂鉢囊拗折拄杖硬却脊梁內同木石外同虛空驀爾漆桶一脫五聚十八界蕩然清淨四生九有類頓時解脫既見這一條大路了未是休歇處直到大法洞明方得真僞邪正一一分曉謂之無上大自在法王然

後或處山林或居城市初無二見所謂一種平懷泯然自盡豈不是衲僧門下本分草料苟道眼不明力量未充至於逢緣遇境切要牢捉繩頭勿令犯人苗稼應須如法弘持不患已躬大事不明白也答僧問巖頭路逢猛虎時如何巖頭云拶巖頭好一拶自不知落處

示任化士

老南云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奸賊行棒行喝爲亂世之英雄英雄奸賊棒喝玄妙皆是長物誠哉是言也大凡宗師居正位揭示本法當如是提持謂之褒揚

殺人刀活人劍爲臨濟種草苟無箇些子未免拍自
妄生異端瞎人眼去是故从心云譬如从人手持利
刀截从人頭來呈吾吾卽肯汝所謂善射者未彀已
前中的早不啣噏了也伶利人聰聞徹骨徹髓何待
曲景床上老比丘重疊打之遠大抵叅學黨思前顧
後則墮坑落塹無疑矣且如德山臨濟出世弄箇一
著子直是驚天動地及到初僧門下不滿一笑正類
學如牛毛得如麟角耳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八

楚雄知府華亭徐琳施賁刻此 應菴和尚語錄第八卷 次厚沙彌誠

慧對

廵州王國英書

進寶萬齋

刻

萬曆壬辰夏清涼山妙德原誠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九

法語下

示諒禪人

湖州顯忠資福禪寺嗣法門人守詮等編

東林門下無禪道佛法無向上向下無之乎者也無
得失勝負雖聚衲子唯以金剛圈栗棘蓬跳者不可
著力跳吞者不可著力吞但退步冷地裏驀然體得
如畫錦還鄉千人萬人中一人半人而已其間肚皮
熱底祇得仰仰羨羨要且覓他從來處不得祇是人
人腳跟下本分事卽非強生節目是故從上老作家

非不以此本分事揭示來學祇貴各各猛著精彩直
截荷負深入先達閻奧臨濟金剛王寶劍德山未後
句藥嶠一句子祕魔父俱脰指雪峯輶毬趙州勘破
女子出定靈雲見桃華玄沙未徹此皆一致爾苟有
一絲頭及之不盡則禍生也大底英特之士不枉忉
怛嚴頭道利根底一咬便斷知佗多少省力然後見
佛殺佛見祖殺祖猶是衲僧門下脫白沙彌可中逸
格超量豈影響之流而能近傍哉祇如坐斷天下人
舌頭底還有出身處也無試請諸方代一轉語看

示潮上人

黃面老子四十九年說一藏之乎者也其間是是非
非長長短短故不勞餘力洎至末後看佗無折合卻
對百萬衆前拈華付囑其誣之罪不輕至於達磨西
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果然聽事不真喚鍾作甕設
使具大丈夫氣槩有潑天大生涯二六時中腳跟下
放光動地愈沒交涉這些子沒人情痛下毒手打翻
從上佛祖機關玄妙理性師授子承口耳傳習之弊
如紅爐上一點雪且不是本地風光亦非衲僧巴鼻
更說百丈耳聾臨濟三頓興化脫不衲衣雲門拶腳
折雪峯輶毬趙州勘破狗子無佛性明眼人落井以

諸大老敲輒打瓦轉見狼藉苟非明悟此旨切忌莽
齒承當益參學初無他術祇要放得下一味無心去
自然合道近來有一種不通方謬漢或以壁立萬仞
爲尊貴或以泯默無聞爲極則或以一切語言文字
爲變通如此之類實可哀哉且道東林見處如何今
年八月十八日清光看壓海潮來

示行者了無

出家乃大丈夫事何待削髮然後親近知識盧祖微
時鬻薪於市聞客誦經激其本願謁黃梅大滿一見
投機隱於碓坊因聞秀寫偈略露鋒鏃授衣南渡至
庾嶺爲蒙山道人以不思善惡本初面目歛念知歸
尋抵菴禹顯風幡不動動自於心之語聞了駭然看
佗祖師從微至著揭示本法蓋非它術乃自心之達
耳豈待削髮而後見善知識是也

示行者了心

割愛辭親爲如來種學出世法了世間相卽是實相
矣所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吾知之矣汝知之
乎事佛之要勞形苦骨長年不倦爲衆之念卧草眠
霜至死不厭能行是者是真出家

示檀越徐將仕

鷲嶺拈華少林直指黃梅夜半大庾嶺頭自爾曹溪
之後此道大振無非是矣今當人頂頓上二六時中
受用底一著子或爲佛或爲祖或爲寶公或爲十二
面或爲三十二應身或爲千手眼通其變則虛空爲
口萬像爲舌盡未來際說甚隨類示權應機赴感率
莫能窮詰其本豈特寶公倒退三千里便是黃面老
子也無安身立命處雖然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
麼不恁麼無不中的至於天下老和尚據曲景木床
揭示本法與一切人解黏去縛抽釘拔楔施向上鉗
鎌碎衲僧窠曰其間一箇半箇皮下有血遇本色人

輕輕一劄直下頓脫從前學解明昧兩歧卓然挺特
觸目遇緣曾無二致以是願力現殊勝相或爲宰官
或爲居士或爲長者或爲比丘各各契所得心廓大
解脫門俾一切品類已知有未知有悉皆洞明超生
離死絕塵絕迹一段奇特大事到大休大歇十成絕
滲漏處四生九有五欲八風頓然清淨使各各頂門
金剛眼正開大施門濟所未濟應所未應豈不是大
丈夫具超群逸格點鐵成金底大手段也

示檀越鄭承務

上根大智點著便知落處又豈枉搖脣鼓舌然後謂

之指南誠發明眼人一笑耳是故西天四七唐土二
三唯以心契心初無心可得若向無心處作道理還
同有心然心之說易會難明所以祖師道無心無可
得說得不明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看佗祖師
揭示從上佛祖所契心法豈是和泥合水未得謂得
耶縱饒風吹不入水灑不著尚恐涉脣吻落路布則
隨後與之痛下錐劄俾之脫去所得所證之妙到千
人萬人羅籠不住處亦未是好手更須轉向那邊撥
鱗鱗地豈不是大丈夫具大丈夫事業苟有絲頭許
動向上關捩初不傷鋒犯手悉使盡大地人各各活

及之不盡未免打入葛藤窠裏成群作隊造地獄業
將謂吾佛祖之道止此而已大抵參學末上須就有
道宗師禁得辣手段受得惡拳趯透到體歇安隱之
地其逆順境界喜怒哀樂五欲八風悉皆清淨不可
思議大解脱門則何往而不利哉

示珣禪人

東山演祖云四來兄弟各各呈見解及乎徵問子細有者喚作禪道會有者不喚作禪道會要且本分事全無些些誠哉是言臨濟正傳無出此也又道世人殺佛殺祖造無間業一念回心卻許懺悔唯參問未

達其由畢竟成謗般若永劫無由出期學者當事斯語以悟爲則若是學解傳習口耳之流此報難逃耳白雲太師祖道直須悟始得悟後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臨坐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學人眼若是悟得箇乾蘿蔔底不唯瞎卻學人眼兼自己動便傷鋒犯手了也嘵答年便有箇乾蘿蔔底甜卻牙齒東道西說而今乾底也無濕底又沒教繙素箇什麼卽得有時冷地看來恰如患啞箇直是好笑其爲人手段固遠之遠矣

示振禪人

少室生涯若未踏著如履刀山劍樹其艱難萬狀禪人從此多退志遂爲廢人耳蓋乎平生操稟不彌確履踐若存亾縱使親見釋迦老子亦無柰你何箇事須是具大丈夫意氣把從前學解明昧兩歧直下一刀兩段祇向十二時中紅塵堆裏逆順界中忽然信腳踏著舊時活路通上徹下全是自家出身要徑豈不至哉且如石輩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西堂云捉得輩云作麼生捉西堂以手撮虛空輩云你不解捉虛空西堂云師兄作麼生捉石輩把西堂鼻孔

拽西堂作忍痛聲云大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翫云
直須恁麼捉始得看佗古人得處超量用時剝絕等
開墾著如大火聚豈有許多搵撞雖然也是喚鍾作
甕

示慧禪人

黃面老子初生下時便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
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卻貴圖天
下太平此便是初生下帶來一星蠱毒子雲門中之
便知落處拈來用得恰好居常以此事告示學者旣
作黃面老種艸須會祖翁說話始得若不如此盡是

掠虛漢一日雲門普請搬柴擲下云一大藏教祇說
這箇看佗古人顯示頂顙上一著如同電拂利根底
一覶便透其或尚畱觀聽坐狂見聞向衲僧門下何
啻白雲萬里

示如化士

省水潦和尚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意祖乃當胸
踏倒水潦忽然大悟起來拊掌大笑云也大奇也大
奇百千妙義無量法門只向一毫端上識得根元去
也看佗英特之士一等踏破草鞋見善知識終不半
前落後直是操鐵石心到大休歇處驀地箭鋒相挂

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故是慶快不妨孤峻究竟論之也祇是明見本來自受用現成金剛正體亦不足爲之差也此體未明時謂之地水火風無明妄想顛倒近世有等尊宿凡示學徒但云地水火風無明妄想顛倒外別有一段寧此真可憐憫也便是西天九十六種亦不作此見解本色道流或聞或見得不寒心毛豎晚之學者宜速遠離此患乃可爲如來種草也

示伸化士

衲僧家活計最徑截不用起一毫頭氣力立地成佛作祖蓋緣近時學道人探頭太過將謂別有道理一

味向意根下妄通消息被情識機關流入生滅法中執生滅法爲安樂究竟處其鎔之甚所以道無以生滅心說實相法譬如有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信之上祖門風峻絕豈容依倚棲泊者哉唯是有力大人方能臨危不悚直下頓徹本法如大火聚誰敢當頭觀著

臻上人爲百丈持鉢求語

佛祖緊要處毫髮不容驟地踏著此脉卻有共語分近時叅問道流多是執我見爲究竟法略不信有好事纔入本色爐鞴中則討頭不見也蓋緣末上不遇

人永當處恭鹵坐枉得失棄子裏泊人動著恐輸卻
禪或者云我見處一切是了長老家卻言不是此祇
是用心行要羅籠我拽轉我但自把得定便休此膏
肓之疾固不足發藥叅學人切忌此耳

示曇禪人

少室家風祇要當人端的喪卻本來面目然後方可
入作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精靈德山道吾三十
年提持此事未嘗見有一箇獨脫出來底圓鑑和尚
道直饒獨脫出來也是依草附木精靈看二老揭示
直指之要豈有一絲頭許與人領覽至於自得之妙

向衲僧門下猶是貼肉衫子除非大達之士乃可髡
鬚耳

靈源不昧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又道若有
一毫頭凡聖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古人
懸塗毒鼓祇要求箇會擊底人儻善擊之少室家風

一任擎展

示茂化士

見性周徧聞性亦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道隨
緣無作動寂常真如是施爲全真智用是故巖頭初
叅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德山云作什麼巖頭便

喝德山云老僧過在什麼處巖頭云兩重公案德山
云者箇師僧稍似行脚人然則父慈子孝其柰來處
未諦當參學人者裏檢點得出便知二老人如是施
爲全真智用少室高風未至寂寥哉祇如巖頭便喝
爲復理合如是爲復別有生涯近世禪者被人拈來
詰著多是渾崙吞箇棗死枉得失窠裏白雲太師祖
道須是具緇素眼始得若不具緇素眼未免瞞頑佛
性罷洞真如意作麼生是緇素眼破木杓

示瑞化士

學道人莫空依草附木迴生打辦精神透教徹去老

黃龍未見慈明時一肚皮禪口似紡車及其見之挺
然超詣大哉此老有是起必歿之疾手段也

長慶參雪峯玄沙往來三十年非不精究此道然未
登太山豈敢小天下也一日見卷簾猛省有頌云也
大差也大差卷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
起拂子劈口打是謂登太山耶鎔

示瑞化士

祖師西來特唱此事祇貴言外領略直下透頂透底
何待禪床角頭朝咒暮咒然後爲佛法禪道正是瞎
人眼又不可舍師承而自求自求而得真九十六種

眷屬也長慶拈拄杖云識得這箇參學事畢雲門道
識得這箇爲什麼不住二老漢優則同優劣則同劣
坐手處足可稱尊若是入理深談猶欠悟在

示照知殿

大道坦然本無迷悟良由衆生顛倒從妄而興背覺
合塵起諸差別遂有四生六趣九有致使流浪三界
無有休息如汲井輪互有高下皆謂之迷儻能於其
間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一念知非直下頓至如來不
動之地此謂之悟也然迷悟之由且初自何而起謂
從心起心不自心謂從妄起妄不自妄則心之與妄

其安狂哉當知十方虛空生汝心內如片雲點太清
裏如是見徹卽知十方虛空不可得故虛空旣不可
得山高海深纖洪長短目前縱然又如何消遣箇是
萬仞崖前一涉子纔入顧藉衲衣下事無緣究竟也
思之

示一化士

東寺和尚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爾方刻
舟此正如善射者不問中與不中蓋妙在意前發必
中矣叅學人亦復如是欲期洞明大法須辦鐵石身
心悠久自然諦徹透到大休大歇處亦不問生之與

歟也聞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如風過樹耳箇些子若打不脫直是礙塞人從朝至暮恰如打殺人了未曾還命在此是做工夫到好處也不久漆桶破也捉獲白拈賊也自納敗闕也收拾不上也破家散宅也沒著死屍處也衲僧家到得箇田地後是則是快活無憂若不就本色宗匠鉗鎚便打入撥無因果隊裏去卒牽挽不回永嘉云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於宗門所害非輕豈不見僧問古德云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時如何古德云放下著起膏肓之疾無出此也

示淳化士

從上佛祖無一念心要做大漢生歟大事方得成辦然後大漢自然而至始謂之釋迦種草也若有一念馳求成佛作祖底心此謂之焦芽敗種無復發生也年來學道人凡見尊宿不問如之若何祇要人道佗有箇見處便歡喜殊不知歡喜底便是討閻羅王鐵棒打鬼骨髓欵子也若是箇漢祇要人道你未枉卻堪持論

示延壽雲長老

從上宗師是第一等放下底人纔出頭來掀天括地

至竟緣何如此祇是末上一念正當其邪師魔外籠
罩不住便有超宗越格氣宇不亂親近至世間起滅
了然無寄唯以生死作頭底正作頭底時不見有死
及不歿底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向這裏斷要徹底明
白擴而充之然後禁得猝手段到千變萬化處尚恐
討頭腦不見何況半陰半陽半晴半雨而欲獨步大
方無復得也箇一著子自古自今一箇半箇透得底
如鷹掣鷺雀似鵲捉鳩有甚費氣力處回視從前叅
得底悟得底學得底淹浸得底直是慚惶殺人始知
從上宗師是第一等放下底人方得這箇柄櫛入手
便有掀天括地分所謂間世英特之士無出此也

近世道流不務本但貴肚皮裏記持多口裏有可說
祇對士大夫資談柄快神思謂之禪道此大妄語所
招重報千佛出世不通懺悔是佗古人初無道理一
味古朴百醜千拙要是肚裏非常惺惺蓋渠專於道
故也一旦驀地咬斷五色索子跳出解脫深坑透過
悟迷兩字不妨慶快乎昔忠國師示學者云身心一
如身外無餘雲門云山河大地何處有耶看佗下箇
註腳迥然超絕一鉗下便要平步青霄雖然直饒恁
魔也是依草附木

示覺禪人

菩提離言說從來無得人德山道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趙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看佗恁麼吹沙走石早是瞎人眼了更向棒頭上討活路一喝下覓出身句無異捕鼠口求象牙也所以從上護惜箇一著子二六時中直是無絲頭子虛棄做到無押摸處湊泊無門時卻須放下令教虛靜澄湛應干從前知解道理惡知惡見悉皆入作不得便是入道要徑也一旦洞明腳眼下事徹底透脫去亦不辜負釋迦老子苦口丁寧所謂師子兒衆隨後三歲便能大哮

吼若是野犴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

示達禪人

本分衲子纏超今越古底氣宇抱成佛作祖底英槩直下斷與生眾做頭底到詞窮理盡處眾生關脫如萬仞崖頭撒手豈肯顧藉至絕氣息時全體活鰻鰻覲透從上大眼目宗師放手腳弄出驚群動眾底餘態如珠走盤如盤走珠顯示佛祖拈不出生機一路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向棒喝未施前坐斷電光石火在機用普應間不妨風行草偃雖萬化千變其實湛然凝寂初無依倚一味單提接最上機不立階梯豈

居陰界謂之宗乘敎外別行撥轉關捩不容擬議至於拈擎鷺嶺直指少林曹溪脫印子亦不出最初一念又曰頂顙上一著是佗得底二六時不露鋒鎚等閑超出十有五雙蹠過古德云此事唯我能知是也

示曇禪人

上古老衲心眼未明火急就有道而正之一旦心眼洞明以本願力晦迹山林辦累生計揩磨心識使及之淨盡無纖毫過患至遇境逢緣視之如墻壁瓦礫絕無一念世間心若太虛空湛然凝寂謂之金剛正體淨裸裸地圓陀陀地然後以無功用行雖無心應

世而應世之心常而無間雖無心濟物而濟物之心需然無覩當知上古老衲就有道而正之契證之妙皎如十日並照豈造次承荷者哉

示徐伯壽道友

佛祖闡域深奧無際蓋古今固難其人苟非上根大智孰可造詣者哉要在頓信誠確然後乃可覬捕至覬捕之時不可以有心求切勿以無心會又不可離有無而別作勝解也亦不可卽有無而求出離也學道人但能於此著精彩唯是所示之要久之不患不徹證也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

麼人馬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龐公
言下大悟便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
場心空及第歸此豈不是透生歟截徑打破牢關底
意氣儻涉道理卽打入野狐隊裏去也大抵斷要洞
明此事須是決烈之志向二六時中六根門頭當時
放教淨裸裸地雖處紅塵鬧市酒肆茶坊如在清淨
大解脫門無爲境界湛然凝寂如一座須彌山相似
五欲八風搖撼不動千魔萬難籠罩無門祇者便是
得力做工夫入道之蹊徑也直下從腳跟下推究將
去至成佛地方見得不願作佛之元由也從上老宿

喧天動地祇用箇些子在佛祖謂之頂王三昧在衲
僧謂之祖師巴鼻在平江人謂之頑賴須知頑之一
字是衆妙之門入得此門千足萬足耳

令人胡氏求法語

向上一路非男女等相但直下著精彩二六時中覩
捕驁地穿透卽是令人無量劫來受用底事今日現
行不曾移易一絲頭又豈可別有道理也旣信得此
段大事因緣及便徹底放下趁康健直教生歟兩字
洞然明白豈不快哉大底人生到老稀之年是時節
至矣應家務事掉與人荷負者貴得腳跟下輕便臨

時去住自由

胡六七娘求法語

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
非本法胡氏六七娘要見祖師妙心至容易事但祇
退步向行住坐卧處婢茶婢飯處語言三昧處觀世
煩惱處猛著力一提捉取便是祖師所契之心與自
所證之心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威光烜赫得大
自由豈不是出格真道人也

胡令人宅萬二小娘子求法語

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箇是從上佛祖得力處善

知識劈頭拈出不問是男是女纔宿有靈種底一見
便知落處豈在忉怛然後知歸耶古之凌行婆鄭十
三娘皆見諸大老宿悉證無生法忍吳氏千一娘有
信佛之心但將此心朝夕推究驕徹去當知世尊密
語不覆藏之句祇是自己無盡寶藏也

書

答翔鳳山顯忠資福詮長老法嗣書

老僧自幼出家正因也方袍圓頂正因也念焱生未
明撥草瞻風親近真善知識正因也至於出世領衆
今三十餘年未嘗毫髮厚已也方丈之務未嘗少怠

也晝夜精勤未嘗敢懈也念眾之心未嘗斯須忘也
護憐常住之念未嘗敢私也行解雖未及古人隨自
力量行之亦不負愧也痛心佛祖慧命懸甚於割
身肉也念報佛祖深恩寢食不遑安處也念方來爲
道衲子心地未明不啻倒懸也雖未能盡古人之萬
一然此心不欺也長老隨侍吾三四載稟然卓卓可
喜去年夏末命悅衆是吾知長老也吾謝鐘山寓宣
城昭亭未幾赴姑蘇允孝方兩月長老受鳳山之請
道由姑蘇首來相見道義不怠如此也別後杳不聞
耗正思念間懷淨上人來永書并信物方知入院之

初開堂爲吾燒香乃知不負之心昭廊也今旣爲人
天眼目與前來事體不同也果能如吾自幼出家爲
僧行腳親近真善知識以至出世住持其正因行藏
如此行之則吾不妄付授也又何患宗門寂寥哉至
祝無以表信拂子一枝法衣一頂幸收之紹興壬午
七月初七日住平江光孝應庵老僧某書復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九

楚雄知府華亭徐琳施賈刻此
應菴和尚語錄第九卷 汝寧沙彌性慧對
真州王國英書 漢水端本灝刻
萬曆壬辰夏清涼山妙德庵識

應菴和尚語錄卷第十

頌古

湖州顯忠資福禪寺嗣法門人守詮等編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
我獨尊
艸本無端拈出來更加註腳放癡獣西天此土誰知
已夜半優曇火裏開

世尊拈華

金色頭陀忽破顏看來也是管窺斑當時若得回頭
早免見兒孫墮黑山

女子出定

出得出出不得滿面是埃塵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疎山造塔

鑿開荒徑造浮圖往復商量價不孤無限落華隨水去夕陽春色滿江湖

漸源與道吾弔慰

急水灘頭下釣時錦鱗紅尾尚遲疑驀然跳出洪波裏襪霧擎雲宇宙低

風幡

大海波濤湧千江水逆流龍王宮殿裏不見一人遊
嘒油糍

背衆喫油糍對人誇好手潦倒不識羞抵死揚家醜

香巖上齋

故園春色在枝頭惱亂春風卒未休無事晚來江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

丹霞燒木佛

丹霞寒燒木佛院主因禍得福可憐杜撰巡官祇管胡卜亂卜

舉定山夾山同行定山云生焱中無佛則無生

處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二人各謂已語親切往大梅舉而質之梅云一親一疎二人下去次日夾山往問邢箇親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院後舉此謂衆云我當時失卻一隻眼

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兩般滋味惡中後入黃泉真贊

贊睦州和尚

稽首金容癩狗師一生快活沒人知平田淺草翻身處合水和泥換步時坐手未施三十刀破關先下頂

門槌寥寥萬古誰堪對唯有嘉禾跛脚兒

嚴教授畫臨濟請贊

喝下忽雷驚聲前休領略當鋒齧鏃時踰過第一著不枉壁立處豈向平地泊野水白連天秋空飛一鶴滿禪人畫臨濟像請贊

臨濟禿無眼目討便宜夸不知足高懸羊頭賣狗肉秤頭斤兩憎如玉胷中更有一般毒天下無人敢輕觸

卞禪人畫布袋和尚求贊

人謂是彌勒且喜沒交涉拖箇破布袋到處納敗闕

祇有一味長子細爲君說是什麼乾屎橛

贊三將軍

家在歸宗寺後山洞中春色異人間祇因親受靈山記長與歸宗把要關

贊大慧禪師

人天之師佛祖榜樣頂顛一著匙挑不上俾臨濟價增十倍起圓悟更無伎倆小姪如此贊揚老胡決定有望三十年後脫空話行也是一番性慄起謗

贊虎丘先師

老漢從來無禪一味心中含毒此毒時復現前渾家

大小不穆異口同音咒詛至今活陷地獄一名臨濟正宗一名叢林瞎禿

贊佛眼叔祖雪堂和尚侍立

老禪贊在前

正法眼藏瞎驢邊滅父行子隨了無途轍老禪已是鎗針錐添得應庵亂饒舌

贊此庵元和尚二

佛祖生冤家人天不喜見忒殺聾頭卻通一線劈箇拳下破牢關大用機輪轆轤轉

十分畫得相似祇有一處詣訛佛祖檢點不出從教平地干戈

贊李知府朝議

人言公死我言公在枉枉枉何處清風動天籟

贊程宗古承務

龐居士悟心於馬駒言下裴相國得大用於黃蘖棒頭雖相去數百年間其金聲玉振聯環不斷彼時有此二大老光明烜赫此時有宗古先生仁義禮信根於心而能以此心確然履踐佛祖大解脱門誠不讓耳白雲山月未足爲齊寒檜青松堪同大節

烏巨山達長老命立首座持師頂相請贊

煙林風姿山岳氣宇坐看春回行無伴侶不圖成佛

豈欲作祖一句掀翻萬機罔揩更提拄杖擊塗毒鼓
立禪持歸分付烏巨

積善普長老請贊

天台南石橋北觀音寺裏有彌勒頂門瞎却摩醯眼
肘後風雷轟霹靂

表微首座請贊

左捺膝右握拳搥瞎正法眼打破葛藤禪奮迅西河
爪距踢出楊歧金圈祇憑箇一著今古有人傳

禪人寫真請贊

形枯豈是持齋叟兒古還非入定僧馬又不成驢不

是當頭一著得人憎
法中之魔僧中之賊盜佛祖寶刀斷衲僧命脉貧窮
者示之無價寶珠富貴者令之破家散宅不是平地
上千戈且非孤峻處標格
者漢初無罪過祇是頭匾眼大雖然肚裏醒醒開口
便先話墮如斯出世爲人恰似大蟲看水磨

豎拂拄拂全機出沒一喝耳聾三日叢林至今狼藉
屈屈且道是馬祖屈百丈屈歸宗屈宗一侍者但恁
麼拈出

魯祖偏工面壁祕魔動便擎杖唯有歸宗長老一味

撒上撒沙三箇上牢漆桶不知那箇堪誇諸方檢點
得出也是勾賊破家

波濤千尺冷颼颼誰向滄溟泛逆流唯有渠儂諳水
脉卷舒出沒任遨遊

九年面壁成迂曲三頤親承愈見賒併蕩那伽大機
手不知誰可繼生涯

拭眼堂前臨濟正令且行一半拈佛祖病

江上青山千萬疊水邊茆屋兩三間朝來無限扁舟
過何似渠儂把釣竿

茆屋紫霄下良田石鏡邊此生隨分過不用買山錢

卷之三

周易

六

這般惡比丘何人敢近傍恣焚三毒火力起無根謗
破除少室窠巢併蕩衲僧見障聞者見者攢眉應是
無人瞻仰

身心一如身外無餘不願成佛亦非凡夫甘作上牢
漆桶無心計較錙銖萬古銀山鐵壁更沒者也之乎
是則活埋老僧不是則打殺曇慧暗透兩重牢關烈
焰不藏蚊蚋

元是黃梅村裏僧生來自笑百無能一瓶一鉢隨緣
住孰謂而今繼祖燈

平江虞祖道寫頂相求贊

枯松下盤阨上獨坐大方橫按拄杖謂是應庵無恁相狀謂非應庵誰肯歸向分付祖道試自定當

徐伯壽求贊

大海波濤闊千峯氣像雄當頭俱坐斷直下展家風
一喝分賓主三玄辨正宗其餘都莫問今古有旨聾

如道人求贊
江上青山疊疊來屋頭松竹手親栽柴門盡日無人
到時見窓前雲作堆

蓮道人自寫像求贊

凌行婆蓮道者一箇患聾一箇患啞聾者善聽啞者

能話堪笑堪悲可知禮也

吉彬老二姪女繡普賢菩薩求贊

吳門吉彬老壽年可及百骨目清且癯施爲有標格
行步快如風談笑氣不乏窮之無他術一味好佛法
每親善知識言下究生殺家有二姪女貞姿迥超拔
自幼不如葷晨昏常燕默從容定中起痛念十使結
顯塵劫大願運針發五色幻普賢妙身應現四菩薩
等十方虛空皎若揭日月大哉白象王群狑悉彌滅
當知妙殊勝豈枉別處設若從自己求猶如病作熱
如是名正觀不爾是邪說

偈頌

和宮使李侍郎頌送入莞山庵

此山已是勝天台峯頂寥寥正眼開無限水雲難湊
泊卻容掃地相公來

題陳叅議中大大隱圖

與母期往耶青山子萬

荷鋤居士隱雲莊竹屋茆堂瞰小江祇這逍遙是知
已人間天上更無雙

和李叅政頌示鑒禪者

清源居士頂門著從本已來自寥廓更透吾家向上
關活鱗鱗地難收捉風塵艸動鑒來端臨機八面初

無作纔起分毫取與心卽被邪師籠罩卻
贈別俗凡

此行安忍泛輕舟無柰官差不自由痛望老人修淨
業莫教容易度春秋

題劉民用居士藏六庵
西溪縛屋稱幽居坐對松窓與世疎到眼青山千萬
疊此生安樂更無如

虛空正體沒邊涯藏六如何益覆伊要聽少林無孔
笛從來多是逆風吹

辭此庵和尚塔

道韻如山重水懷有紀綱一拳成活業千古更無雙
松竹森森老雲山疊疊長洛陽無限意對此一爐香
示智道者
少室門庭冷似灰長年不見一人來汝今若解知慚
愧那取工夫到一回

贈成主簿

同是崇寧癸未生公爲官長我爲僧大家履踐通天
路共踏毗盧頂上行

禪人之梅陽

此行不憚三千里況是江天欲雪時問道身心如不

昧梅陽老子已先知

與鑄鍾道者

野店小橋外黃昏欲雪時一聲誰側耳千古喚愚癡

德彬修雙陽塔求頌

九層塔聳青霄外七佛靈蹤在上方山冷雲寒當午
夜唯聞仙樂散天香

送僧化蓆

窮心何必在三椽直透歸宗一味禪翻憶當年曾卷
起無端又展與人眠

吳必東請小參後說偈

百草頭邊千聖眼一毫端上萬重關更無佛法并玄
妙堪與知音共往還

送六人禪者隨宏長老住大智

大智荒涼久中興六上人機前施遠略句下要通津
事理無兼帶偏圓有主賓風雲今際會彈指一番新

贈悟上人造華嚴塔

山前馬廐普光殿門外牛欄正覺場五十三人同日
葬善財走得脚生瘡

術人求頌

造化付誰手君來睇解顏欲游天上路先破鬼門關

禍福行藏內高低方寸間毫芒差錯處過犯重如山
行者求頌

了身不若了心休了得心時身不愁若也身心俱了
了神仙何必更封侯

觀道人求頌

學佛從來境界多不能降伏便成魔降魔能用無心
法六賊傾城盡倒戈

題仲逸宣教三境圖

太清之雲鏡中之塵從無住本廓應如春妙玄不動
示現無垠三世普入孰妄孰真現成公案豈費精神

當頭一著坐斷要津

莞山淨明庵小參示衆

三十三州七十僧驢腮馬領得人憎諸方若具羅籠
手今日無因到淨明

題永寧小軒

我行重到清涼地小室軒窓分外明不是山家占春
色大都物理自舒情

贈晦叔秀才二首

處世從教眼似眉自然心地絕支離翻身更透龍門
浪頭角峥嵘宇宙低

少室巖前路不遙毫芒纔擬便迢迢西湖湖上晚來
看小艇輕風落盡橈

西蜀祖正道者還鄉求頌

西川五十四軍州幾箇男兒會點頭透得劍門關子
過不風流處也風流

夜宿解田偶成

夜宿西山居士家圍爐相對話生涯從來無一絲頭
許自是勞生眼裏華

送宏監寺開海田

軒昂氣宇要爭先及早乘時痛著鞭翻轉江臯千頃

浪靈苗從此秀桑田

送珣禪還鄉

極目澄澄水照空白蘋紅蓼戰西風三千里外深深
意鐵券誰將累祖翁

送祥禪人二首

子是慈明家畔人直須超卓要驚群騰身快入洪波
裏始見曹源正脉分

濁港江頭送別時碧雲秋水淡依依莫嫌老拙踈慵
甚它日重來扣竹扉

謝楊善才道友惠數珠

南詢初不失程途收得金剛腦後珠兩手持來親獻
我光明炯炯破昏衢

胡氏妙圓求頌

八年伏枕今安樂安樂常思病苦時苦樂本來真實
義要須猛省力扶持

送傑侍者還鄉

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
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卻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
此行將省覲切忌便壞根吾有末後着待歸要汝遵
佛事

爲此庵和尚入塔

摩醯三眼洞徹無私末後全提今之是也故我此庵
和尚平生擔板不受差排會盡物我一如透過生死
窠曰履刀山劍樹如步紅蓮入鑊湯爐炭似登寶所
全體是箇大解脫門更無一絲毫許外物化緣既畢
俗路經過火光三昧自焚軀烈焰亘天誰著眼黃金
靈骨五色璨然不昧高蹤斬新光彩今日安藏牢堵
坐斷溪山萬木生風千江照月真燈烈焰少室增爛
正恁麼時且移身換步一句作麼生道還知落處麼
寶印當空妙重重錦縫開喝一喝

爲留守樞密大資掩土

天高地厚海闊山遙發最上機示真實相故我留守
樞密相公廊頂門正眼顯肘後靈符以此爲國爲民
以此至忠至孝可謂大功不宰果見作家末後全提
十虛坐斷無生田地有種有收般若舟航有津有濟
直得高超物表獨蹈大方正恁麼時且全身奉重一
句作麼生道好須雲外看一劍倚天寒

爲南書記下火

東湖莞嶺及歸宗燐燐騰爛爐鞴中鐵眼銅睛烹不
破衲僧巴鼻好流通

塔銘

附

左承議郎太常丞兼權尚書吏部郎官李
浩撰

隆興改元癸未六月十三日住持天童山應庵禪師
曇華遷寂塔全身於院之西麓其侍者興會持遺書
副以趙州之頂相來且需文以銘余曰銘余宜爲歲
在庚午始識師於番陽十四年于今念有所至雖千
里命車忽焉去之亦不爲少頃畱以是爲常家居官
居其門弟子以化事往還蓋未嘗絕也知師之所歷
至詳銘余宜爲示之信入導以進步既久而本然之

法軒豁呈露靡所逃遁考觀其極與吾儒所謂一貫兩端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無得踰之日月不可階之天無或少戾知師之所造至悉銘余宜爲負二宜爲最後又以古佛相貌寄意銘余責也其可辭師江氏子蘄之黃梅人生而奇傑骨目聳秀童稚便狀世故具決定志津濟羣品年十七出家於邑之東禪明年爲大僧又明年杖錫參訪首謁隨州水南遂和尚染指法味歡喜踴躍遂徧歷湖南北江東西所至與諸老宿激揚無不投契然師根器遠大不肯得少爲足要求向上鉗錐透頂透底諸佛列祖羅籠不住一著

以狀滿初願迺上雲居禮圓悟禪師一見拊勞痛與提策以爲法之故服勞難事趨走惟恐居後會圓悟入蜀指似往見彰敎隆于宣隆其子也隆移虎丘師實爲先馳未半載間通徹大法頓明圓悟爲人處機關深固運用恢廓言句之出皆越格超量人天罔測道聲藹然洽於叢林未幾禮辭游戲諸方初分座於處之連雲處守遂以妙嚴請師出世繼住衢之明果斬之德章饒之報恩薦福婺之寶林報恩江之東林建康之蔣山平江之萬壽兩住南康歸宗末乃住今天童皆緇白歆慕同辭公舉處處開大施門坐手未

悟遠近奔湊如水赴壑師於普說小參問答勘辨之屬皆從容暇豫曲盡善巧而室中機辨捺縱殺活尤號明妙飽叅宿學一近槌拂亦汗下心灰恨見之晚先意出力辦所難集以申報効舊嘗領徒典刹者皆晦匿名跡以得寓巾鉢於下陳爲幸嗚呼道亦宏矣師旣大振宗風爲世眼目至於行業高潔咸可稱述師初有發明卽與此庵禪師時號元布袋者同行反覆博約日益深奧及從此庵於護國相得歡甚此庵之込意於師不無所屬而開堂嗣法訖不忘虎丘與近世眩於名聞牽於利養燒香不原所得者異矣矩

範嚴峻或有過失往往面質無所寬假言旣脫口亦釋然無間以是學者畏而仰之每於住持泛應虛受雖料理建置小物細故動爲無窮計未嘗苟且至纖毫不可於意卽翩然徑去莫能回奪嘗自言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蛇虺戀窟勉厲徒衆不許放逸事事必身率之其將示疾也猶掛牌入室至夜分他日多類是將終或以辭世偈爲請師曰吾嘗笑諸方所爲而自爲之耶區處院事纖悉不遺奄然趺坐而化春秋六十一夏臘四十三偈頌語錄甚富未及詮次已盛傳於世矣徑山妙喜禪師聲價隆重方其顯

赫時爭屈下之師執常禮無加損及其在梅陽有僧傳師坐示語者妙喜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歸宗云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歧正脉通其歸重如此逮妙喜還徑山退居明月庵師演化于明叔姪相望往來憧憧必至二大士之門咸曰妙喜應菴無異辭師寂後未踰月妙喜亦化去祖道其遂陵夷矣乎後生可畏菴必將有紹之者銘曰

臨際一宗 支派分布 大於楊歧
盛於五祖 善美具并 厥惟圓悟

生子若孫 益振門戶 師固後出
氣雄諸方 發端水南 徧參湖江
所至皆靡 陳旣堂堂 師視缺然
高翥遠驤 窮法頂底 遷梯廻航
槌拂巾瓶 一十三刹 示無緣慈
縱無畏說 魔族萬千 我殺我活
驅耕奪饑 定動智拔 還其本然
同此大達 太白峯之前 玲瓏巖之下
有窣堵波 靈骨是舍 三十年後話行
猶是閉眼作夜

祭文 附

維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左承議郎太常丞兼權尚書吏部郎官李浩謹以香茶之奠致祭于

故天童山應庵禪師和尚嗚呼師遂遷寂矣夫抑世諦流布也弗祭其弗來矣夫祭之果亦至也方其彷徨於水南周旋於江東西湖南北困頓於雲居章教之久如求亡子如喪考妣茲其未悟矣夫抑未嘗不巍巍堂堂煒煒煌煌也已而獨踞道場一十有五說法如雷如風奔走衲僧如鳳如麟茲其旣悟矣夫亦未嘗不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也烹鍛諸佛其無功矣

夫抑最上上之功也呵咄列祖是無德矣夫亦無等等之德也走之於師爰自相視而笑授受兩忘昔不爲初學今不爲宿習淮江異出不爲阻儒釋異容不爲間時從杖屢日瞻撻拂不爲親曠紀彌年元字腳不通不爲疎生而咨叩不爲敬死不哭臨不爲慢善觀走於師者於一奠焉而觀之無餘蘊矣尚享

楚知府率亭徐琳施賈刻此
應菴和尚語錄第十卷 汝寧沙彌性慧對
真州王國英書 江寧石仲松刻
萬曆壬辰夏清涼山妙德庵識



80

90

100

110

史記

人與其一與其同體之謂樂聲也故耳
樂者非其主而容中不能妙於不哭語不能更
音則失我文彙日節無聲不為賦聲爭體千言半
語無聲全不爲音皆由工異出不爲四體聲以率
美之聲始於六六相發自所謂用矣妙於所作不
失其真工之妙出於順其聲以率其音

8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10

十四